律師段景庚 受任胡君畏三「常」年法律顧問

通告 本律師茲受司春堂同春源店主胡君畏三聘任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胡君營業財產名譽以及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再胡君所開典業本律師事務所漢口寶善堂堤街上首段義泰號內

人往來銀錢字據以及代人作保字據必須經胡君親筆簽名蓋章方為有效否則胡君概不負責特此通告

特別聲明

啟者小記張祥泰遺失裕泰祥六月十五墨條一紙下傍邊蓋有義合公蓋廿廿五五十五元於前日在輪船被人盜去如有此條出現以作廢紙恐未週知特此聲明　小記張祥泰啟

(七月廿五日)

文

■慈利符子孝廟碑（洞庭）

孝非人子所得言，而孝子之名，其非人子所忍居，何也，常無孝，變乃有孝，常何以無孝　常不以孝著，舜奉堯不孝，堯非不孝，堯常而舜變，曾子養志，似常而亦變，必有酒肉，親老養親日短矣，養親不得已，若茅容雞，則又變，若王祥魚，抑又變，若慈利孝子符正道股，又變之變，何也，孝子年十二，以母楊氏病思肉，貰肉弗得，而割股食母，食母其始念，病愈非其始念，以愈病割股非常，以食母割股尤非常，養口體且爾，進此可知，矧在孺子，未之前聞，清嘉慶十二年，有詔建坊，（未完）

詩

■夏日雜詩（釋戡）

礫石流金正午天，疾風颯颯瀉飛泉，雖然不是秋前雨，也放虛堂一晌眠，

街頭沈七獨自歸，疎星零落鵲南飛，生憎碎石妨車轂，行過東華露點衣，

案頭歐史亂縱橫，戶外雞蟲任死生，自愛骨清能少睡，坐窗尋句到天明，

驟雨翻雲覺已遲，出門四顧欲何之，聞歌自是閒中事，不分聞歌更惹悲，

驟增新拜曹元象，白日談詩到夜中，流派由來吾不辨，極知揚馬是同工，（纕蘅過談）

許子何因不憚煩，新詞脫手夜敲門，江潭敵語眞殊絕，此樹婆娑豈足論，（守白贈詞）

春風詞筆未全忘，漸老平生邵楚蘘，飛騎傳箋如不及，崇朝四疊賀新涼，（東次公）

寓梅任意狀槎枒，無所師承是作家，挂眼陳髯題畫語，雨風吹夢幾橫斜，（師曾題畫語極豪恣）

十日九風春不雨，五更三起熱無眠，才欣簷溜連宵緊，又報桑乾水拍天，

積雨連陰黯不收，竹窗風味似深秋，庭階水滿兒童喜，遮斷編排作小舟，

樓頭夜聽三更雨，門外朝深一尺泥，盡道宜南風景好，而今風景祗淒迷，

雨後柴門[illegible]開，小谿暗綠上平台，此間亦有於潛女，兩足如霜汲水來，（郊行所見）

紅樓簾影月明中，到處吳謳韻未工，眞訝倚樓人易老，紅樓能得幾時紅，

固知悲惱由緣愛，豈必窮愁始作詩，興到孤吟還自和，心肝嘔盡我何辭，

■為纕蘅題上方山圖（晉卿）

上方古名山，靈異甲帝都，攜我素心侶　駕言事西徂，中途感小極，悵然旋歇廬，臥憶千載前，歷觀方志書，惜無濟勝具，兼抱衰瘵軀，一昔覩曹子，示我茲山圖，開卷見異面，咫尺萬里餘，鳥道繚雲磴，鱗嶺連天衢，剎宇緣上下　木石多撐扶，騫青啖戶牖，削碧凌虛無，步上毘盧巔，繞掌萬狀殊，松風起腳底，聲若萬馬驅，溥公貞肥人，梯雲構新居，焚香習禪寂，坐想隋唐初，一朝寫奇碧　心手相追摹，想其般礴贏，思與造化俱　我觀諦星陀，雲氣高模糊，何時躋絕頂，避世羅與學，側聞上帝醉，久與人間疏，仰視天夢夢　登高聊一呼，

■同小蘇往天平看紅葉（石遺）

范公祠前百丹楓，十之八九已通紅，非霞非錦直爔烘，連日淒緊聞霜風，青女渲染方成功，十八姨將掃而空，火急犇馳望高峰，停車愛晚愁忽忽，

上方山天平山皆故鄉近數十里勝地，飢來驅人未一涉足，讀以上二詩為之憮然燭叟注

詞

■風入松（榆生）

與達安別四年盛暑重逢滬瀆因偕往吳淞觀海追念南普陀舊遊漫賦此闋

聽風聽水足平生，霞氣擁層城，輕鷗慣逐驚濤去，亂征帆搖蕩離旌，一白茫茫無地，辯誰指點蓬瀛，淘沙細浪幾曾停，幽韻寫琮琤，眼中歷歷當時境，算悵欠堅籟松聲，回首南雲如夢，一竿長負深盟，

雜俎

■柳堂藏書（續）

羅鄂州先生集，胡文獻詞覆宋本二冊，爾雅翼六冊通詁舊抄本一冊，安祿山事蹟，道光四年刻本四十冊，詩宿，明萬曆刻本二十冊，共計一千零三十三種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冊，第三十三箱內，有柳堂本人所着之北上吟草，書札紀事，惠東頌言，周甲錄，宦游吟草，舟行吟草，吳賑日記，筆諫草堂詩文集等書，柳式古以為其先人手澤，仍取回收藏，每種留圖書館一部，以作紀念，計共取回一百四十三冊，暫存圖書館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一冊完全無條件，捐入圖書館，但該館以柳式古能完成其先人遺志，將所萬餘冊價值五六萬元（連被扣押者在內）之藏書，捐入圖書館，在山東實為最熱心公益者，因擬呈請教廳轉呈省府請國府明令嘉獎，以彰善舉，柳堂遺柩，現在濟南，亦擬設法運送回其原籍安葬，其書籍現正在編目整理中，一俟被扣押之一部分，運到圖書館後，即單闢一室，將書完全儲於其內，因柳號書餘，即名其室為書餘書藏，另取柳生前遺物一部，藏於室內，以作紀念，（六月二十五日）（完）

專稿

■遼瀋事變之索隱（續）（心園）

仍稱糜其人弗釋，其人追急甚，深恐歸則日人生疑，且若再事遷延，便衣隊即發動，不及戒備矣，旋經張學銘商諸王樹常，王毅然曰，事可信其有耳，一相命即釋其人，一面傳令保安隊急速準備，令初下，而槍聲作矣，設無此人有心告密，則事出倉卒，是夜之天津，必更有較大之變亂，既雙方於一夜相持之後，次日，張學銘對各地記者發表談話，謂可告慰市民，各自安心，刻已調某旅等，集津郊，決無虞失，各報亦不加考慮，率貿然揭載，張學銘恰曰，殊不知天津於庚子條約訂定，附郭不得駐軍，張學銘雖為津市長，於外交條約殊茫然，而津部機關人員中，又無應付外交人物，於是遂為日人所乘，要求我軍退離天津五十里外，

○○○○○

▲津變既起北平恐慌　當津變急時，北平亦飽受風鶴之警，下午六時即戒嚴，旅館之檢查，一夜總在三次以上　公安局長警及探員，全體出動，即局長亦親自巡街，至張學良公署近旁之各街道口，晚則滿堆沙包，且則用載重汽車運去，經各方努力戒備梭巡之下，（未完）

自殺的錯誤

一個跑進機器廠裏去做工的人無論他如何小心謹慎而他所穿的像雪般潔白的衣裳過不到幾個鐘頭總會染些骯髒了照樣一個人到這汚濁的塵世間來耳目所接手足所觸隨時隨在都可以叫我們沾汚蒙垢想要保特自己德性上的貞操那就難若登天做和尚也不過自欺不過就本性論誰都不願意自己被玷汚的換言之誰都願意始終做個完全人就是連不懂所謂善惡的小孩子他何嘗肯承受人家說他的不是常見一個人明明是做錯了某件事情但得到有人要指正他時他便掩飾着不承認，這就是證明無論誰對罪是忌憚對完善是樂受百但是因為世界罪惡的勢力太大了人們無力與之對抗在最後的掙扎中只得心甘情願投降而屈服任從罪惡來軟代他使順性改為逆性之用認仇為友以非為是皂白顛倒從此間再沒有完全人（待續）

閱報諸君對於（自殺）如有疑問請寫信寄代湖北漢口信義神學文字佈道處轉謝受靈先生自有相當的解答　漢口神學研究者